

260

1992年第一辑(总12辑)

蘭州文史資料選輯

(近现代人物史料专辑)

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

兰州大学出版社

代序

由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《兰州文史资料选辑》，今天由兰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。对此，我们感到由衷地高兴，并向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！

《兰州文史资料选辑》从1983年内部出版发行以来，已有十一辑问世。洋洋二百余万言，倾注了我会三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们、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心血和汗水。它以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，以“亲历、亲见、亲闻”和“存真求实”的鲜明特色，详实地反映了兰州地区近、现代历史上政治军事、工商经济、科技文化、民族宗教、医药卫生，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基本概况。为人们“住在兰州、热爱兰州、建设兰州、管理兰州”和宣传发扬“兰州精神”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特别是深受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欢迎的《兰州历代大事记》、《兰州百年大事记》、《兰州风物集》、《兰州抗日战争专辑》、《兰州回族与伊斯兰教》、《兰州解放四十周年纪念专辑》等书，都是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、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教材，紧密地配合了全市开展两个文明建设的中心工作。

1959年由周恩来总理倡导发起的文史资料工作，是人民政协的重要工作之一。它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，今后仍有着十分广阔地发展前途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，征集时限的不断延续，建国后的史料已列入征集重点，这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开拓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。同时为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，将加重加快对经济、科技、文教等方面史料的征集、“抢救”和出版工作。这是一项崭新的工作，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，这就要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，加强与全国

兄弟政协的联系和交流，更加广泛的团结社会各界人士，发挥委员会的群体功能，探索创新，不断前进，使我市的文史资料工作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

《兰州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十二辑《兰州近现代人物史料专辑》，作为公开发行的第1辑，就是一个尝试。本辑所收的人物对兰州政局和发展变化产生过一定影响。肯定他们的作用和贡献，将有利于全社会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风气，对广泛地发挥我市经济、科技、教育、文化各界的积极性，鼓励人们勇于攀登，献身兰州，加快我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步伐，将会起到一定的影响。

公开出版发行将会得到社会各界更加广泛的支持和监督，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希望文史委员会的同志们再接再励，继续高举社会主义、爱国主义两面旗帜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和坚持以“三亲”史料为主的特点，严格把好政治关、史料关、文字关，把社会效益摆在首要位置。充分利用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好时机，按照国家出版法严格规范自己，编出更多更好的文史书籍，为我市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。

马金荣（兰州市政协主席）

1991年11月19日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刘尔斯传略..... | 刘宝厚(1) |
| 重金贿赂不动心的铁汉——王庚山..... | 王九菊(19) |
| 赵元贞自述..... | <u>赵元贞</u> (23) |
| 忆恩师赵元贞先生对我的教诲..... | 田季幸(52) |
| 我对赵元贞先生一段往事的回忆..... | 孟企三(72) |
| 赵元贞先生二三事..... | 孙金铭(73) |
| 先父王汝翼生平事略..... | 王培桐(76) |
| 同盟会员办教育——记我的曾祖父 | |
| 邓绍元先生..... | 邓明(81) |
| 兰州大学的创建人辛树帜..... | 康叙五(91) |
| 西北名流水梓..... | 李甲中(95) |
| 甘肃妇幼保健事业的创始人 | |
| 陈桂云..... | 傅淑真 康绪式(100) |
| 甘肃著名书法家魏振皆事略..... | 杨兴茂(102) |
| 张鸿汀先生事略及著书提要..... | 张季容 张令瑄(107) |
| 著名实业教育家水楠..... | 朱太岩(134) |
| 俞方皋传略..... | 俞珍君(140) |
| 卓越的教育家袁敦礼教授..... | 林叶(156) |
| 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孔宪武..... | 康继祖(163) |
| 甘肃早期高等教育的兴办者邓泽民 | |
| 先生事略..... | 邓明(165) |
| 在兰州首倡陶行知教学思想的台和中..... | 康叙五(180)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往事杂忆 | 马汝邻 (183) |
| 忆我父亲马汝邻 | 马以志 (199) |
| 我的大哥水天同 | 水天明 (208) |
| 著名地质学家王永焱 | 李甲中 康继祖 (221) |
| 谭嗣同在甘肃 | 张令瑄 (223) |
| 编后 | (232) |

刘尔炘传略

刘宝厚

刘尔炘，字又宽，号晓嵒，又号果斋，晚年因修建兰州五泉山，自号五泉山人。生于1864年（清同治三年）^①卒于1931年（民国二十年），终年六十八岁。祖籍陕西三原县，清康熙年间，由高祖刘世英始迁兰州。父亲为五品州判，历就甘肃藩司钱席，五十岁后退职家居，廉洁自守，临财不苟，所以家道贫寒。先生自幼勤奋好学，受业于本邑名师。十六岁时（1879年）考中秀才。二十二岁（1885年）经乡试中第六名举人，遂在斗母宫设塾授徒。二十六岁（1889年），进京会试中进士第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同年继母逝世，先生于次年归家守制。二十九岁（1892年）受兰州知府丁振铎之聘，任五泉书院讲席。三十岁（1893年）处女作《果斋一隙记》问世，当时学界称其为“以程、朱为宗，旁贯百家，折衷一是”^②之作。三十岁（1894年）二次进京述职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在京供职三年，完成《果斋日记》一至六卷的撰写工作。1897年辞官返里，次年复应聘为五泉书院讲席，继任主讲，设帐授徒。1903～1907年间，先生应甘肃总督崧藩之聘，任甘肃文高等学堂总教习，相继讲授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春秋》诸经，并著书立说。在执教之暇，联合同道整顿健全了皋兰兴文社，创办了两等小学堂、兰州修学社、皋兰修学社、陇右公社义赈处及陇右乐善书局等文化、教育、慈善社团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武昌起义，陕西响应，甘肃总督长庚委派刘尔炘负责兰州治安，先生招募“志果军”300人，以保卫省城安全为己任，共和成立，遂即解散。1912年，民国成立，先生被公推为甘肃省临时议会副议长，同年5月辞去副议长职。

自1913年(五十岁)起，便谢绝官事，开始他后半生的艺术生涯，但对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，仍是不遗余力，倾注心血。如1913年提出发展甘肃地方实业的办法及章程；1915年创办甘肃省公立图书馆、创立陇右实业待行社；1918年至1922年，先后创办兰州兴文社、全陇希社和五泉图书馆。1919年主持修建兰州五泉山工程，历时五年半，于1924年竣工，著有《兰州五泉山修建记》。1920年甘肃大地震，刘尔炘被委为义赈筹账处总绅，负责救灾工作。1924年，主持修建兰州小西湖和盐场堡防洪河堤。1926年，创设丰黎义仓，主办赈救灾民工作。1927年，举办儒医精舍和医学讲习所，创设同仁施医馆(次年更名为皋兰同仁局)。1928年，先生六十五岁时，将其所管的兴文社、实业待行社、丰黎义仓、全陇希社、乐善书局、五泉图书馆、同仁局等文化、教育、慈善、福利社团，分别交地方人士管理。先生专心致力于研究撰写哲学专著《拙修子太平书》，并开始习画。

刘尔炘先生逝世后，邑人乡贤敬仰他热忱公益，遗业惠民，学术、文教界思念他的醇风教泽，地方官绅感激他维护地方政局安定，于1935年在五泉山为他立了铜像，改五泉山层碧山庄为“果斋祠”，以志怀念。现将先生的学术思想、治学精神和生平事迹简介如下：

一、承孔学之宗旨，创前人之未发

刘尔炘先生从青少年时代起，就深受程、朱理学的教育和熏陶，师承明代理学河东派系脉，其学术目标是要通过理学诸贤上溯羲、文、周、孔列圣，直指心源，以实现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，平天下”的最高理想。自三十岁以后，特别是甲午战争爆发，日帝侵华，先生忧患愤疾，深感只读死书不能救国，不能只满足于师承之学，必须把“理”与“现实”结合起来，通过“实验”

或“反映”，向理学的高峰攀登。晚年先生对理学提出了新的创见，正如在他逝世前所写的《果斋遗言》中所述：“我之学，从李安溪^⑤以入朱子之门，从朱子以窥圣人之堂奥。年三十时，从痼病忧患中读《大学》，忽悟书中所说，皆是我身心之事，将书自书、人自人的旧习打破，书与我合而为一，此是我读书以来大有悟入之第一次。自此以后，心源日辟，返之于身心，征之于人事，验之于天地万物，而不以读文章者，读圣经矣！故晚年能窥见圣人之真，发前人未发之旨者，往往因天时人事之新奇万变，或实验而悟，或反映而出，不尽在于读书也。”^⑥由此可见刘尔炘先生经历了“饱更忧患，目睹沧桑”^⑦之后，通过“实验而悟”，提出了与程、朱理学不同的见解。即朱熹认为：“天下未有无理之气，亦未有无气之理”，^⑧而刘尔炘则认为“有理即有气，有气或未必有理”^⑨，从而提出了“以理驭气”^⑩的观点，这和朱熹的“理一分殊”，“即物穷理”^⑪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区别。

刘尔炘先生“以理驭气”的观点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进行一系列侵略战争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。他认为“孔学化扶理”，人类的精神文明必须以孔学为宗旨；“科学化助气”，物质文明非科学莫能及，但必须以“孔学化”驾驭“科学化”，人类方能进入万世太平，人民才能安居乐业。但当今世界为什么战乱四起，中华民族受到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与凌辱，其根源皆是“近世欧美学说都是机器产生出来的，都是跟着物质文明的旺运随波逐流的讲来讲去，都以人类的欲性为本位了”。^⑫所以说“物质文明从欲者也，吾圣人之学从理者也”。^⑬今西方列强，不懂孔学，不讲道义，一味追求物质文明，致使欲性日肆，以及不文明的野蛮手段，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，以攫取物质上的财富，给人类造成劫难，结果形成：“为百余年来世界少数人造最大幸福的

是机器，为千年万年中世界多数人造最大奇劫的也是机器。自欧战发生以后，人类所受的痛苦，当名之曰‘机器劫’。这‘机器劫’是个大劫，过此一往，世界的人若不同心同德的挽回这个劫运，恐怕这欧战还是小事，还有个大祸在后头哩！”^⑩所以他《拙修子太平书》中主张搞科学的必先学孔学，非深有得于孔学者不许习物质科学，究心孔学化者亦必精通物质科学，科学家遂不复有助气造劫之思想，于是孔学与科学合为一家，东西学术水乳交融，人类才能进入“还醇时代”^⑪，即世界大同时代。他预言到西历（公元）3330年，全球人类，化除国界，欢若一家，无貌合之伪交，无倾轧之诡计，不见战舰火器，居民欣欣，以农为本，手工辅之，无甚贫甚富，无甚强甚弱，悠然自得，是谓还醇时代。刘尔炘先生这种把物质文明的发展必须要有精神文明来统驭的思想，名之曰“以理驭气”，这种观点对当今社会来说亦有借鉴之处。

多年来，社会上对先生的这种观点褒贬不一，斥先生提出的“机器劫”是反对机器，反对科学的落后保守思想，这完全是对这位故人的哲学思想没有全面了解的偏见，是强加于他的不白之冤。他所说的“机器劫”是指那些帝国主义列强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，生产各种杀人武器，以实现其侵略他国和掠夺财富的野心。其实他是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极力提倡把机器用于发展生产上，他在《果斋日记》中说：“吾国谈新学数十年而无提倡机器学者，无主张致全力于机器以扩张工商业者，舍根本以驰逐于口耳之空谈，故不能得新学之益而反受新学之害”^⑫。他还提出发展科学实业以强国富民的主张：“中国不能自造机器，精研理化，以广兴实业，则无收回利权之望。利权不能收回，则无从言富，不富无从言强，保教保种，议法议政，皆空谈耳！”^⑬到1922年，他借鉴西方看中国，见解更趋于实际了。他说：“欧洲近二百年来，富强本源在机器的发明，能吸收财力，

聚敛货财。吾国讲求新政者多矣！其得失不必深求，只问其所办之事，是日以生财者，是日以耗财者。生财则得，耗财则失，无论外表如何整肃，如何文明，倘若内容无生财之希望，而惟耗现有之财以欺人欺己，其为祸烈矣”。^⑩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，刘尔炘先生能提出政治决定于经济，经济有赖于科技的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，堪称是一位爱国有识之士。

二、治学严谨，博学多通，著述甚丰

刘尔炘先生，一生勤奋，治学严谨，博学多通。他虽长期执教，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，但数十年坚持攻读经史之学，孜孜不倦。先生尝谓：“余三十后始识为学门径”。^⑪四十岁后，他在《果斋日记》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：“余自三十志学后，昼夜六时中亲书卷者为多，近来人事日繁，不能专精读书，良有愧憾。尝默拟定程，以期不入于荒怠，兹书之以自警云，早饭前，晚饭后，读书工夫三时要够。早饭后，晚饭前应作之事，私后公先。守此定程，万事纷来，吾志莫乱，只此不能守，人乎抑猪狗”。^⑫先生这种勤奋好学，严于律己和先公后私之精神，今读之亦很受教益。

在治学上，他非常重视实学，反对空谈。他在所著《劝学述言》中说：“学之患莫大于无用。学之有用者，学之实者也”。 “人有实学，学有实用，而国家亦收得人之实效”。^⑬在《果斋别集》中又说：“国运之盛衰，关乎人才，人才之盛衰，关乎学术，学术纯正，才是实学。”^⑭他所倡导的“实学”，就是要解决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的重大实际问题。他把孔学与释道之学作了比较，认为“老不，释迦之学皆为上等人说法，故施之人世嫌其过高”。^⑮“孔学尽人以合天，佛学舍人而言天，孔学重实行，佛学重空想”。^⑯他还把中学、旧学与西学、新学作了比较，看出中学、旧学搞空谈的弱点，西学、新学讲实用之

长处。他在《果斋日记》中写道：“欧美各国若无物质机械诸科学之发明，创为制造，致之实用，则所谓哲学者亦与吾国先秦诸子之诡辩，宋明诸儒之争门户别异同玩弄光景者，同一托诸空谈，寄诸想象耳，乌足驰骤乾坤，左右世界也哉”！^②他驳斥那些无实用价值的高谈阔论是一种祸根，他说：“学说失之高，杀人甚似刀”，^③“曰逞空谈，是速之亡也”。^④还说：“务实者昌，蹈虚者亡，身、家、国、天下无不如此”。^⑤1897年，他辞去京官回到兰州，应聘任五泉书院讲席时，就作了《力求实学条约》，以规范学院诸生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中国处于列强瓜分之危急关头。刘尔斯先生出于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安危的关心，把注意力转向了中西学说对比的研究。1916年，他在《果斋日记》中写道：“今年于温经之余，有志搜讨西人学说，将欲融会贯通，铸中西为一治，……独恨精力已衰，老将至矣，不能遂中西一治之志，纳世界于无争，进人群于相善，其待诸后世之人乎？”^⑥说明他已经认识到对研究西方学说的重要性。他还说：“各国近世之学术，皆当博览研究以定其是非，为世人才之学术皆当详细考求以明其得失，惜乎得书甚难。”^⑦在图书资料缺乏的条件下，他研究了培根、笛卡尔、牛顿、赫胥黎、卢梭、孟德斯鸠；研究了无政府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况；研究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基础知识。发现了中西学术、学风之优劣。他在《果斋日记》中说：“得意之人每言人，失意之人每言天，亦古今中外之通例乎？今欧洲盛矣！其国人精神意气，往往专尊人力，几疑天命之无权，世之骄子大抵如是；中国衰矣！其国人心思言论，往往动归天命，几疑人力的无用，世之败子大抵如是。噫！皆非知道者也。”^⑧把“动归天命”和“败家子”联系起来，可真谓理学家研究西学后的一大收获。他认识到：“孔学化重保守，其流弊必致委靡不振，……科学化以进步为特

长，纳世人于嗜欲攻取之途，争夺不已”。^⑨足见刘尔斯先生通过中西学术对比的研究，使他的视野和思路大为开阔，学术思想亦有了很大的转变。晚年所著《拙修子太平书》之所以具有学术价值，也有得于中西学术对比之研究。刘尔斯先生这种对比分析，取长补短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，对今人亦是一大启迪。

先生一生有十多种著作（参照附表《刘尔斯主要著作目录》）。从现存的150多首遗诗（见《果斋日记》前集、续集及年谱）和200多幅楹联（见《果斋别集》及《兰州五泉山修建记》）来看，先生既有浓厚的儒家思想，但又不为儒家旧习所束缚，故而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清逸、浑厚、活泼、自然的境界。诗文并茂，白话对联，尤为绝妙。

先生五十岁之后，每于春秋佳日作诗酒之会。常与王紫垣、邓德舆、练吉唐、高献廷、白宝千、王著明、王建侯、颜鹭廷、陆玠平等结为诗社，分韵赋诗。他在《果斋前集》中说：“余以诗文自愧无深造之功也。生平所为，偶遇之，偶得之，亦未尝容心于其间”。^⑩其实，他的诗学造诣颇深，所为诗，朴素自然，往往以俚语入诗篇，能直抒胸臆，无矫揉造作之态。而遣词用事，亦复典雅工切。如1915年立秋前一日雅集五泉山，醉后步石头主人韵：^⑪

男儿事业许封侯，要覓桃林去放牛；
幻想忽惊三古梦，新诗羞为一身忧。
云天缥缈飞黄鹄，烟水蒼茫问白鸥；
槛外青山樓外樹，也應酬我到千秋。

先生的白话对联，写得更是绝妙，他在修建兰州五泉山时，根据每座殿宇楼阁的不同情景，亲笔书题了一百三十多副对联，其中有不少写得通俗风趣，生动活泼，情景交融，意境深远，对仗工整，富有哲理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如写在“青云梯”的一副对联云：“高处何如低处好，下来还比上来难”。^⑫写于

“卧佛殿”的联云，“还不起来么？此等功夫怕是懒人都藉口；何妨睡着了，这般时代倘成好梦亦欢心。”^⑨写于“摸子泉”的联云：“糊糊涂涂将佛脚抱来，求为父母；明明白白把石头拿去，说是儿孙。”^⑩真可谓妙趣横生，幽默无群。可惜先生的这些佳作与墨迹，绝大部分在十年动乱中遭到了破坏，幸存者亦寥寥无几，而且多已残缺不全。

刘尔斯先生，除致力于桑梓教育，勤奋于著述外，还擅长于书法。从现存的墨迹和手稿来看，书法多体兼备，艺术造诣臻于成熟，堪称陇上书法名家。其楷书崇尚魏碑，取法颜体，功力深厚，道劲雄浑；行草用笔舒展，转折精妙，潇洒自如，犹如蛟龙腾波，婉转有致，刚柔相济；隶书更为兼长，既有汉碑字势凝重，章法严整的特点，又有篆书古朴端庄的神韵，给人以高雅雄浑的美感。晚年又习画，以梅、兰、山水见长。现在观赏到的先生在五泉山题写的匾额、对联，虽非全体，但不难看出先生文学修养和书法艺术造诣的高深和精湛。五十岁以后，先生由教书转向书法谋生。他曾以幽默的笔调写下了这样三首诗（见刘果斋先生年谱）：

一

万变烟云静里看，
江湖阔处天地宽。
手中班管潇湘竹，
聊当岩凌一钓杆。

二

美童磨墨润前溪，
休怨先生价太低。
但愿淋漓挥洒去，

千门万户有云霓。

三

过客休嫌价太昂，
将来身价要腾翔。
不如及早来收拾，
到手云烟四壁香。

三、致力教育事业，桃李遍于陇上

刘尔炘先生于清朝末年，官至翰林院编修，却毅然辞官返里，致力于桑梓教育事业，其间设塾授徒三年，主讲于五泉书院七年，任甘肃文高等学堂总教习五年。创建了兰州第一所小学校，主持和举办了一些学社、讲习所和专修馆，为地方培养了大量人才。此外，还筹款资助兰州地区和甘肃六县学生赴外省进修和深造。任甘肃文高等学堂总教习时，先后讲授过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春秋》等课程，并著有《授经日记》和《春秋大事提纲表》等。

刘尔炘先生痛恨当时社会的腐败和没落，把希望寄托在发展文化教育和造就人才上面。他说：“国运之盛衰，关乎人才，人才之盛衰，关乎学术。”^⑧1923年，先生题于五泉山“望来堂”前的一副对联云：“正学废兴关世运，斯文绝续在人才。”^⑨充分表达了先生关心世运，重视人才的心愿。

刘尔炘先生兴办教育的目的，是要为国为民培养治世人才，他说：“学以德为志，人以圣为志”，道就是道理，是天地的大道理，人生的大道理，圣指孔学。“不以孔子之学主持世界，则所谓人道主义者无从说起，孔子之学人道主义之极致也”。^⑩因此他的教学内容，除以经史为主外，还要求学生“欲为异日有用之人，则凡天、算、地舆、军政、财赋、中外交涉诸大端，随其所

近而专治”。^⑧这就是他所主张的孔学与科学相结合，以“孔学化”驾驭“科学化”造就人才的教育方针。同时他还指出：“只求其用，而不向此心本源之地痛下功夫，视专业为弋取功名之资本，或者迷失方向，误用所学，那也是无当于实用的”。^⑨从他早年著作《劝学迩言》来看，他要求学生，读书要“推其究竟，融会贯通”。读史要“设身处地，真识当时事势，有所论断”。读经要“发明经旨，反诸身心，见诸事业”。修养要“寡欲、寡言、剔除杂念，忘怀名利”。作到“坦荡宽平、心境如光风霁月”。当“理欲交争之际，必坚持理”。“事必思而后行”，但必须有“刚断果决之意，慈祥和厚之心”。在教学方法上，他深入浅出，循循善诱，对待学生，即严于督导，又和蔼可亲，因此深受学生们的尊敬。

先生不仅重视高等教育，对普及小学教育也很关心，1906年，他亲自创办了兰州第一所小学校——两等小学校。民国以后，小学扩充为四所。先生作为一个园丁看到一批批学生成才，心理感到无限的欣喜，曾借“为两等小学植花皆活”为题，^⑩赋诗表达了这种心情。

频年只望尔成材，
幸有名花次第开。
点缀门墙颜色好，
春风从此不虚来。
拣得群花着意裁，
称心曾见几枝开。
春风莫惜东皇力，
再看凌云捧日来。

刘尔炘先生为发展甘肃文化教育事业倾注了他大半生心血，培养了不少人才，如王煊、杨巨川、水梓、水、楠、柅、蔺象祖、杨沛霖等人，都是在学术界、政界的著名人物；赵元贞、金翼乾

皆为甘肃著名学者、教育家；牟荫梓则成为著名中医、书法家；魏振皆为著名书法家兼诗人……。真可谓桃李遍于陇上，所以他逝世后不久，一些社会团体筹资创建了“志果中学”（现兰州市第二中学），就是对先生的纪念。

四、重视发展地方实业，尽力解除群众疾苦。

刘尔炘先生鉴于甘肃地处偏僻，交通不便，文化落后，民不聊生，毅然以京官假归桑梓，立志发展地方实业，解除劳动群众之疾苦，为甘肃人民作了不少有益的事情。如1905年，刘尔炘接办兴文社，筹得资金白银5000两，先后创办中学一所，小学四所，毕业生约11,000人，为甘肃培养了大批人才。1909年，成立兰州修学社，负责管理孔庙祀礼和保管淳化阁帖石刻等文物工作。1911年，创立陇右乐善书局，出版发行了不少劝人醒世的书籍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。1915年，创立陇右实业待行社，为了解决甘肃财政困难问题，他调查了兰州地区工商业得失，根据资源、资金、技术、销路等因素，拟出各行业中缓办、停办、改办、急办、不可办而暂时不得不办等措施方案。与南通张謇联系，统筹发展甘肃实业办法，并派人赴大生纱厂学习经验。开办小型工厂，并向同生火柴公司、陇右化学公司投资，以期振兴地方工业，改变甘肃落后面貌。1921年，创立全陇希社，开办国文讲习所和国文专修馆，为地方培养高等人才。1918年，创办兰州兴学社，以资助兰州府所属皋兰、榆中、临洮、临夏、渭源、靖远六县学生赴省外学习深造。1922年，在五泉山文昌宫，创办五泉图书馆，收藏大量新旧图书，供学人研读，对提高地方人民文化水平起了一定作用。1926年，创办丰黎义仓，实行社会赈灾救济。1927年，创立皋兰同仁局，从事为社会劳苦群众及无依无靠之人救济棉衣、棺木、医药等慈善事业。以上共称“八社”。

为了加强“八社”的管理，刘尔炘先生亲手制定了社章，每

社设有专人主管，下辖若干办事人员，同时还设有名誉检查，负责监督工作。先生对八社工作人员严格要求，教育同仁勤奋于职守，廉洁奉公，不图私利，并亲手制定了“耐烦”二字公约，以作为待人接物之准则。公约内容：“遇事一烦，心头火灼，言既招尤，事亦差错。耐之一字，万金良药，任彼纷来，吾神自若，和气怡颜，人喜我乐，些些工夫，百事可做。”^⑩先生身体力行，一丝不苟，因而受到社会之称赞。

刘尔斯先生非常关心劳苦群众之疾苦，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11月7日，甘肃发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地震，灾情十分严重，死伤十余万人，无家可归者数十万人。先生目睹灾情，忧心如焚，于是在社会各界的公推下，亲自主持了震灾筹赈会的会务，担起救灾工作之重任。他一面电请北洋政府拨款救灾，同时又向陕西、新疆督军、省长及旅京、沪各地的甘肃同乡救灾团体发起募捐。经过一番努力，终于捐得款银三十万两有余，赈灾三十余县，救济了数十万灾民。同年甘肃各派军阀争权，形势日趋险恶，内战迫在眉睫，刘尔斯先生出于甘肃人民的安危，致电上书总统，呼吁“实行裁兵，以救甘民于水火”。^⑪次年又致书回族各镇守使，呼吁裁兵，力主和平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，甘肃大旱，禾稼颗粒无收，疫病蔓延，饿殍遍野，灾情十分严重，先生创办的丰黎义仓，平粜施粥，救活了不少人命，人民对此怀念不忘。时先生已届垂暮之年，正在病中，辗转于病榻，忧心忡忡地写道（见《刘果斋先生年谱》）：

入耳声声乞食难，且凭柔翰写辛酸。

笔尖都是哀鸣泪，此纸成灰墨不干。

抒发了先生对灾情之焦虑和对灾民疾苦的同情与关怀。晚年，先生除了修建五泉山外，还督促指导重修了兰州小西湖、盐场堡河堤工程，举办儒医精舍，开设医学讲习所和同仁施医馆，为甘肃培养了一批中医药人才，促进了防病治病工作的发展。直至在他